

今日雨水，未雨。借着岁时节令纵容自己犯懒，将工作丢开，泡了壶寿眉读书发呆。日子不动声色地就走了，倏忽而已，就至暮了。低头一看，书页上的字也不是那么清晰了，连字都老了。终究有一天我也将老啊，就着暮气了却几卷残书，也是好的。

“了却几卷残书”是朱熹的话。陶庵《夜航船》里有一则“了却残书”，“朱晦翁答陈同父书：奉告老兄，且莫相撺掇，留取闲汉在山里咬菜根，了却几卷残书。”

因为程朱理学，从来厌朱老夫子，以为他日日板着一张脸孔来说教。读此段方知，原来被数代帝王捧上神坛啃烤乳猪的朱子，竟也是如此可爱人啊！

前一阵被邀去四处讲座，讲李白、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，也讲陶庵。“陶庵是谁？”我告诉大家是绍兴人，他们都没听说过。其实我在绍兴的街头巷陌问时，他们也不知道。我说，陶庵有个梦，便终其一生来圆。

陶庵自幼是天才，跟着祖父往杭州拜谒陈继儒。陈眉公指着屏上的《李白骑鲸图》考他对子：“太白骑鲸，采石江边捞夜月。”他旋即对出：“眉公跨鹿，钱塘县里打秋风。”彼时，陈眉公正跨角鹿游钱塘，陶庵方六岁。

陶庵的梦是读书人的梦，假托晋人张华误入琅嬛福地故事而言己志。琅嬛福地是一处洞府，精舍里藏书万卷，又有痴龙守护。张华本是爱书之人，家中藏书甚富，洞中书籍却见所未见，恨不能真成蠹鱼终日以书为食。只这样衹祥福地终究如桃花源一般，走出来之后便无迹可寻，只好摠进念想里成了一个梦。张华、张岱同一梦。

陶庵偏又自称败家子、废物、顽民、钝秀才、瞌睡汉、死老魅，爱繁华，爱世间所有美好事物，爱到除了做着书蠹诗魔只生活。与闵老子一起品茶论水，雪夜独自往西湖湖心亭看雪，以茉莉花窰日铸茶而创兰雪茶，为友人茶馆取名“露兄”，还作《斗茶檄》……

月光城 随笔

了却几卷残书

王亚

春绿已深，春红也深了几层。淝河公园里，树树的影子参差静默，透出的绿荫洒在人脸、人身上，清凉中有薄暖。一路行去，早晨的野气渐渐磅礴，在林深处，鸟叫得十分动荡：从一棵树蹦到另一棵树，从一根枝条蹦到另一根枝条，似乎她们天然拥有湿亮的嘴唇，琴弦般的腰肢，随便就甩出蜜色流光。已忘了什么树，高大清瘦，细枝长条，隐含一种南方岁月的清幽之美。鸟叫声盘旋，起伏回环，风情张扬。草木的生气包抄过来，萌动中绿光烁烁，青葱闪闪。我静下来，仿佛身体里簌簌作响，积尘抖落，解脱了一些凡俗琐事，心中养了一座园子，一座野肥垂滴的绿园。

我观察过小坡上的四籽野



豌豆，绵绵密密，卷须忐忑轻摇，采采卷耳的稚嫩样子。尚未结籽，花色清幽的紫白，旗瓣长圆，翼瓣椭圆，娇弱小小得似要涌出雌性的腥甜。识花君云，四籽野豌豆可治疗疮、痈疽、发背、痔疮、头晕耳鸣，兼明目。明人鲍山《野菜博录》记载，苏地称其为鸟喙豆，又名丝翘翘，极为象形雀跃。其幼苗入饌，滋味清逸。经余烫，清水浸泡，炒食、凉拌、做汤均好。白瓷盘上清白盎然，有沧海桑田、破而后立的一份生鲜。最喜欢雕版的《野菜博录》，白描插图，洁净素雅，扑面一派野蔬气，洗人肝肠。

园里的大岛樱散布各处，高耸亭亭。我来时，瓣色已是红白交杂，瘦白萎红，流露一种绚烂后的疲惫和宁静。樱花期短，盛开时如川端康成笔下《伊豆的舞女》，一片纯白，羞涩、天真、清纯、童心未泯，慢慢，胭脂红，慢慢，哀愁淡淡白白。想起佛家的苦禅，大岛樱也是修行，花开是花的风流，花谢是花的必然，短短暂暂，用情至深，待到结籽，籽也是青秀，小小团团，青秀到几乎无籽。

关于樱花，日人小林一茶有俳句，其味绵长。小林一茶一生冷暖深痛，语意多慈悲：

黄昏的樱花，

今天也已经变作往昔了。

今天在明天是往昔，明天在后天是往昔，昨天在今天

月光城 散文

淝河公园记

黄亚明

往昔。不看往昔，只看今日。人总爱往前看，看到一团锦绣，看到云淡风轻，大抵的况味如此。

园中灌木矮矮，扇骨木的身姿像一大蓬绿雪，叶丛浓密。再过三两个月，至六七月间，当是白花簇簇如雪团，如白浪翻涌。高大挺拔的青钱柳，与阳光接壤，叶多，色绿，清香散逸。海棠花开得艳，粉红、纯白的重瓣堆如锦绣，若与玉兰、牡丹、桂花相邻，满心的玉堂富贵。苏轼怜惜海棠：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大胡子苏轼从来豪放如喷泉，他梦中的加油站却有着涟漪的美，俨然小家碧玉，柴门悄立，绰约有姿。这种美，往往夹杂着一挑逗的危险，更触动人的侵略性。张爱玲憾恨海棠无香，无香却有了不染尘的入髓，层层叠叠。其果质朴，小而酸酸，酸而甜甜，甜则在啖口的余味里绵长。想到凡事不可满，不可溢，不可全，不可尽，令人一时通脱。

也喜欢红花檵木，奇异地结合着绸带一样的红色光晕，风致劲浓，红紫跳脱，恍如急促的心跳。也喜欢翠柏、六道木、雄黄兰、小叶槲、红叶卫矛，赤橙黄绿，喷薄出强悍的少年之气。少

轻时无比的繁华热闹，才可守得住老迈后的凄冷寂寥。陶庵终究是心性单纯之人，散淡地活成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儿，惟守住了那个梦。琅嬛福地总是回不去了，他便“造”出一批可充塞福地的好书。《石匱书》《义烈传》《琅嬛文集》《明易》《大易用》《史阙》《四书遇》《梦忆》《说铃》《快园道古》《西湖梦寻》《一卷冰雪文》……小品文、笔记、传奇、杂剧、史学，仅一部《石匱书》便是二百二十卷的皇皇巨著。

我常思忖，陶庵必是一位好玩而温柔的老头儿，会冲你慧黠一笑，要你附耳过来悄悄告诉你：“陶庵梦有夙因，便是那‘琅嬛福地’，有丘有壑，有古木幽篁，精舍有书有琴，可坐、可风、可月，我便住下了，了却几卷残书。”

哈哈！

罢了罢了，就到此吧。雨水未雨等同捧书不读，少了兴味。

年之气，多得了兵家纵横气，万类萌生的酒意，意气相契。人到中年，愿少年气多些，正大晴朗。

有事没事时，都要到荷塘边坐坐。是残荷，枯枝交错，弯弯折折，荷影和蓝天倒影交互，残叶莲蓬卷缩，难辨形体，似无意泼散的黑块与黑线，虚虚实实。曲线直线纷繁穿插，水上水下难分。微风轻摇，残荷如水袖，带出舞蹈的节奏，尤为别致。几位老人坐在斜坡上看荷塘，洒下一片混沌的安静，也可以入画。

八大山人画荷，铜驼之悲、愤世之慨，连墨鸟亦啼不住。吴冠中画荷，几茎墨立，风神入骨，溢于楮墨。任伯年画荷，清新温雅，游禽嬉乐，是杨柳青的喜悦。

园子上方，有两条高铁线，每隔十来分钟，呼呼呼的声音一阵流淌……东来西往的高铁，乳白长龙，呼啸而过。

树下，花下，凉亭中，红男绿女渐渐缤纷，扶老携幼，交头并立，自有快活。

从我家新居到园里，二三十米。从园里到我家新居，三二十米。闲闲散散，闲散走数十步，便是我的园子。

日色赤金，一切安吉。

这一天是3月24日，新居入住。花开富贵，吉屋见喜。